

揚言重投國際「群組」 拜登：美國回來了

拜登新路線

盟友起戒心 多邊難重建



■拜登承諾加強與北約盟友合作。 資料圖片



拜登 美國大選 7日

美國在總統特朗普領導下成為「退群」成癮的國家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已多次表明，若成功當選總統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告知各國領袖「美國回來了，大家可以相信我們」。然而經歷特朗普4年管治下，美國與外國的關係「傷痕纍纍」，拜登帶領美國重返各國際組織及協議並不困難，不過要重建他任職副總統時的自由多邊主義，則是重大挑戰，美國與盟友恐難以恢復「特朗普時代」前的信賴關係。



■拜登表明，若成功當選總統，便會回到多個國際組織。法新社

拜登的外交經驗，較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豐富得多，除任職副總統的8年時間涉足外交事務，過往亦曾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。拜登提出的外交政策與特朗普的「美國優先」大相逕庭，拜登承諾將重返《巴黎協定》、世界衛生組織，若伊朗願意遵守協議，亦會重返伊核協議，加強與北約盟友合作，針對穆斯林的旅遊禁令會撤銷，並將難民庇護申請上限提升至每年12.5萬人。

冀辦「民主峰會」爭取信任

拜登更提出在上任首年內，與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籌辦「民主國家峰會」，以爭取盟友信任，鞏固美國的領導地位。歐洲各國自然期待拜登當選，以重現岌岌可危的多邊主義，拜登亦被

形容為自前總統老布什以來「在骨子裏最支持大西洋主義的總統」。

不過若期望拜登當選，美國便可迅速回到4年前的狀況，未免過分天真。法國的歐洲事務部長博納本週曾向美國傳媒提到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方向，例如在國防開支上向歐盟施壓、強硬處理貿易議題，不會一下子消失，部分元素會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，他形容歐洲已學懂若只靜待大國盟友作決定，便等同「沒有捍衛好自己利益」。

拜登及競選團隊亦多次提到，他們深知美國在這4年間迎來翻天覆地的改變，因此在他上台後，外交政策並非單純重回到前總統奧巴馬時代，事實上，奧巴馬治下亦有不少外交問題，如對外戰事連連、與俄羅斯關係惡劣等。

適應中國崛起 外交須創新

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助理教授里斯納便指出，特朗普的「非正式外交」風格，會持續對美國構成影響，美國過去4年退出各項條約，向未來的美國總統顯示出，他們並不受制於過往簽訂的條約。而考慮到在中國崛起下，美國的國際地位已有所削弱，拜登的外交空間亦會受掣肘，拜登必須拋棄奧巴馬時代的想法，重新建構一套外交手段。

此外，美國國內面對新冠疫情、種族示威浪潮、經濟衰退等嚴峻問題，拜登曾表示要重建美國的國際地位，需先處理好內政，他去年7月宣布角逐民主黨提名時發表的外交政策演說，便形容「外交就是內政，內政就是外交」，預料拜登出任總統後，將優先推動內政。

■綜合報導

推「買美國貨」 貿易戰恐更激

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任4年間，主張「美國優先」，不斷發動貿易戰，令國際貿易秩序近乎崩潰。不過即使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勝出今屆大選，拜登提出的「買美國貨」計劃及由政府補助本地產業等目標，正是過往國際貿易協議嘗試阻止的做法，拜登不僅無法修補特朗普造成的裂痕，更恐令到美國與中國及歐盟的貿易戰加劇。

美國民眾對貿易制度的不滿，是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當選的原因之一，拜登要爭取選民支持，無疑需正視貿易問題。

違國際貿易協規

拜登提出所有涉及貿易的決策，均以「協助美國中產、創造職位、增加薪酬、鞏固社會」為目標；為求施政盡快收效，拜登有意推出總值達4,000億美元(約3萬億港元)的「買美國貨」計劃，主要涉及基建和潔淨能源技術，勢必妨礙歐洲及亞洲供應商打入美國市場。此外，拜登計劃由華府向美國本土產業提供補助，明顯違反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貿易協議的規範，短期內勢造成更多國際貿易摩擦。

特朗普任內挑起中美貿易戰，但拜登未有明顯承諾上任後會緩和貿易戰，參議院民主黨人更推出3,500億美元(約2.7萬億港元)的預算，以抗衡所謂「中國威脅」，本質其實與特朗普的「美國優先」並無太大分別。

■綜合報導

左翼推倒新自由主義 「全球化不再適用」

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宣布參選以來，一直面臨黨內左翼的壓力，影響延伸至外交政策。拜登提出打造「為美國中產而設的外交政策」，亦即所有貿易或對外經濟政策，目標均應是為美國民眾帶來利益，隨着國際經濟格局改變，特別是在中國崛起下，過往民主黨主流奉行的新自由主義，已經不再適用。

拜登的班子中不乏支持推倒舊有全球化概念的顧問，例如曾在前國務卿希拉里領導的國務院工作的國際經濟學家哈里斯，便指出美國向來都是用經濟實力，來提升自己在國際政治的地位，當全球化對美國經濟有利時，新自由主義便是可用的理

念；不過目前全球化被指是貧富懸殊加劇、剝削中產的源頭，便無法再推行新自由主義。

撐美國製造 謀帶技術回國

以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」(TPP)為例，哈里斯指出當年的貿易官員過

分相信新自由主義的教條，認為只要推動自由貿易，即使不會為美國帶來任何職位或稅收，亦必然對美國有好處。

拜登政綱中的外交政策，便列出「美國製造」的目標，計劃在建造、教育、醫療等行業大舉投資，以助美國企業在本土創造職位，由聯邦政府推動，將全球供應鏈尤其藥物、半導體等敏感技術帶回美國。

■綜合報導

拜登或延續部分特朗普路線



■北約軍費問題考驗拜登。

手段更強硬

特朗普對他國甚至盟友的態度強硬得近乎欺凌，拜登一旦當選，外交姿態雖未必如特朗普般極端，不過預料仍會較他就任副總統時更為強勢。例如在對華問題上，隨着制衡中國已成為美國朝野共識，拜登雖不以所謂「中國病毒」等說法來逞口舌之快，但相信亦會更強硬對華。

北約方面，拜登預料不會像特朗普般威脅退出北約，不過若他要回應國內進步派削減國防開支的訴求，北約盟友的軍費問題，便會繼續成為爭論焦點；特朗普政府揚言退出不同國際組織，亦相當於為拜登提供機會，施壓有關組織推進行有利美國的改革。



■拜登稱有需要時便會動用關稅。

保留關稅制裁

特朗普任內透過向其他國家實施制裁或加徵關稅，實現個人政策目標，相信即使拜登當選，亦不會全盤撤銷相關措施。以關稅為例，拜登雖然曾批評特朗普的關稅短視、只為營造虛假的強硬姿態，不過他亦指自己「當有需要時便會動用關稅」，例如對中國加徵的關稅既然已經出爐，若華府沒有獲得相對應的利益，拜登相信亦不會貿然撤銷。



■伊朗已重啟核計劃。

覆水難收

部分特朗普已實施的外交政策，從政治或實際層面均無法撤回，如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、不再承認馬杜羅為委內瑞拉總統等；伊朗核協議方面，由於伊朗已經重啟核計劃，拜登要重返核協議亦有難度。



■拜登與特朗普一樣希望從阿富汗撤軍。

新簽貿易協議

特朗普所反對的貿易協議，如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」(TPP)等，拜登本身亦有保留，不過背後原因並不相同，拜登是迫於進步派的壓力，不敢支持被指會加劇經濟不平等的貿易協議；如特朗普任內所簽訂的《美墨加貿易協定》(USMCA)，拜登便曾表示支持。

共同目標

拜登其實與特朗普一樣，支持從阿富汗撤軍，不同之處是拜登期望讓小部分美軍留下，以應對「基地」或「伊斯蘭國」等極端組織。據悉拜登團隊便曾邀請特朗普的阿富汗和談特使哈利勒扎德留下，最起碼可確保兩屆政府順利交接；此外特朗普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，同樣是拜登支持的方向。